

金樓子

二

Z121.6
1
(11)

重編金樓子篇目

第一卷

興王篇一

箴戒篇二

第二卷

后妃篇三

終制篇四

戒子篇五

聚書篇六

二南五霸篇七

第三卷

說蕃篇八

第四卷

立言篇九上

立言篇九下

第五卷

著書篇十

捷對篇十一

志怪篇十二

第六卷

雜記篇十三上

雜記篇十三下

自序篇十四

金樓子篇目

金樓子卷第四

梁孝元皇帝撰

立言篇九上

按目錄有立言上下原本合爲一篇其散見複出者猶有上下之名

謹參考分
之如左

案祭法天子諸侯宗廟皆月祭之又有月令皆薦新
竝云先薦寢廟此皆是月祭正文國語云古者先王
月祭日祀雖諸侯不得祖天子而宗廟在都匈奴未
滅拊心長叫萬恨不追昔魯國孔氏有仲尼車輿冠
服漢明帝錫東平王蒼光烈皇后假髻案後漢書作紩注周禮追師掌爲副編鄭元云副婦
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紩帛案後漢書注引續巾衣

一篋王沈集稱日碑垂泣於甘泉之畫揚雄顯頌於
麒麟之圖遂畫先君先妣之像傅咸集畫讚曰敬圖
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曹休畫其父像對之流
泣誠可悲也陸機有丞相像讚大司馬夫人像讚卽
其例焉竊尋孝經所說必稱先王蓋是先王之行不
敢以不行也伏見臺內別造至敬殿甘旨百品月祭
日祀又爲寢室昏定晨省如平生焉先帝朔望盡哀
慟哭又宣修容奉造二親像朝夕禮敬虔事孜孜四
十年中聿修功德追薦繼孝丁蘭無以尚此繹竊慕
考妣之盛則立尊像供養於道場內設花幡燈燭使

僧尼頂禮正以烏鳥之心係戀罔極不厭丁年之內
遭此百憂一同見似甘心殞越雖復於禮經無文家
門之內行之已久故月祭日祀用遵祭法車輿篋衣
謹同魯聖止令朋友知余此心潘岳賦云太夫人御
板輿乘案文選作升輕軒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宴
于沚案文選作或禊於汜兄弟斑白兒童稚齒稱福案文選作萬壽
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嗟夫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
矣天下之至樂唯斯而已矣忽忽窮生百年之內曷
由復如此矣痛矣過隙哀哉逝川淚盡而繼之以血
不知復何從陳也

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贈人以言
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
樂於鐘鼓琴瑟

儉約之德其義大哉齊之遷衛於楚丘也衛文公大
布之服大帛之冠務材訓農敬教勸學元年有車三
十乘季年三百乘也豈不宏之在人

明月之夜可以遠視不可以近書霧露之朝可以近
書不通以遠視人才性亦如是各有不同也

君子無邑邑案邑古通悒於窮無勿於賤譽之而不加
勸非之而不加沮定外內之分夷榮辱之心立不易

方斯有恆也

夫言行在於美不在於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之可不慎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昔成湯教民去三面之網而諸侯向之齊宣王活饗鍾之牛而孟軻以王道求之周文王掘地得死人骨哀憫而收葬而天下嘉之也

易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論語言無恆之人不可卜筮故知人之爲行不可不恆詩言無恆之人其如飄風胡不自南胡不自北者也般輸不爲拙工改繩準

逢羿不爲拙射變弦筈君子懷道德之有檢詩云如
月之恆如日之升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
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
之馬不時有其利緩駕馬日售其利急所謂下言而
上用者也

君子以宴安爲媿毒富貴爲不幸故溺於情者忘月
滿之虧在乎道者知日損之爲貴斯固誹謗之木唐
虞之道興瓊瑤之臺辛癸之祚亡酣歌終日求數刻
之歡耽淫長夜騁亡歸之樂而或四知必顯五美常

在譬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能偶驥駒之跡
是猶炙冰使燥清柿令熾不可得也夫騎奢者眾縱
逸者多如輕埃之應風似宵蟲之赴燭也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若雖有天縱曾無學術猶若伯
牙空彈無七弦則不悲王良失轡處駟馬則不疾晉
平公問師曠曰吾年已老學將晚耶對曰少好學者
如日盛陽老好學者如炳燭夜行追味斯言可爲師
也淮南言蕭條者形之君寂寢者身之主又云教者
生於君子以被小人利者興於小人以潤君子孟子
言禹惡旨酒而樂善言又云若我得志不爲食前方

丈妾數百人斯言至矣故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之肉食旨於智伯之芻豢原注原本缺三字公子思

之銀佩美於虞公之垂棘嬌姪之理豈可恣歟人非

有柳下延陵之才蒙莊柱史之志其以此者蓋有以

焉雖復拔山蓋世之雄回天倒地之力玉几爲樽金

湯設險驪山無罪之囚五嶺不歸之戍一有驕奢三

代同滅鐫金石者難爲力摧枯朽者易爲功居得其

勢也

哲人君子戒盈思沖者何也政以戒懼所不睹恐畏
所不聞況其甚此者乎夫生自深宮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憂懼之所不加寵辱之所未至粵自韶亂便作
邦君其天姿卓爾則河間所以高步窮兇極悖廣川
所以顯戮致之有由者也錫瑞蕃國執玉秉圭春朝
則驅馳于乘秋謁則儀案儀下疑脫一字百辟江都廣川可
以意者耳請論之一曰驕二曰富三曰姪四曰忌幼
饗尊貴驕也名田縣道富也歌鍾盈室姪也殺戮無
辜忌也夫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況倍此者邪
夫貴而不驕者鮮矣驕則輕於憲綱富則恃於金寶
姪則惑於暑縱忌則輕於生殺既不知稼穡之艱難
又不知民天之有本徒見珠璣犀甲之翫金錢翠羽

之奇動容則燕歌鄭舞顧盼則秦箏齊瑟謂與椿鵠齊齡寧知葬華易晚覆其宗社曾不三省損其身名不逢八議異矣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無爲不善而怨人刑已至而呼天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至而呼天不亦晚乎太公曰夫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己之惡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

鳥與鳥遇則相躅獸與獸遇則相角馬與馬遇則蹠蹠愚與愚遇則相傷

按太平御覽引此段作馬與馬遇則蹠蹠相傷愚與愚遇則五

衍字疑

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智者之謀萬有一失狂夫之言萬有一得是以君子取狂夫之言補萬得之一失也行人不休息於松柏而止於楊柳者以松柏有幽僻之窮楊柳有路側之勢故也

君子當去二輕取四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言輕則招罪貌輕則招辱

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斯言至矣正當不窮似智正諫似直應諧似優穢德似隱嘗謂人曰諸葛武侯桓宣武竝翼贊王室宣

威遐外此鄙夫之所以慕也董仲舒劉子政深精洪範妙達公羊鄙夫之所以希也榮啓期擊磬縱酒行歌斯爲至樂鄙夫之所以重也何者請試論之夫以武侯之賢宣武之智自天祐之蓋有以然也

案此下有脫文

假使逢文明之后值則哲之君不足爲鄙夫扶轂豈青紫之可望邪東方鼠虎之論斯得之矣及仲舒之學術子政之探微見重元光之初聲高建始之末通宵忘寐終日下帷不有學術何以成器川澑決石可不勉乎馳光不留逝川倏忽尺璧非寶寸陰可惜文武二途竝得傳匹啓期擊磬彼獨何人寧止伯鸞之

詩將同威輦之詠一以我爲馬一以我爲牛莊周往
矣嗣宗長逝吾知宇宙之內更有人哉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何者夫儒者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墨者堂高三尺土階三
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冬日以鹿裘爲禮盛暑以葛
衣爲貴法家不殊貴賤不別親疎嚴而少恩所謂法
也名家苛察繖繞檢而失眞是謂名也道家虛無爲
本因循爲務中原喪亂實爲此風何鄧誅於前裴王
滅於後蓋爲此也

裴幾原問曰西伯拘而闡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孫子